



沈宗瀚自述 上

沈宗瀚著

克 难 苦 学 记

傳記文學

顾问
成露茜
主编
王瑞智

黄山书社

傳記文學

沈宗瀚自述
上
克難苦學記

沈宗瀚 著

黃山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沈宗瀚自述/沈宗瀚著. ——合肥: 黄山书社, 2011.3

ISBN 978 -7 -5461 -1673 -0

I. ①沈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沈宗瀚—自传 IV. ①K826. 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19465 号

书 名: 沈宗瀚自述 (全三册)

著 者: 沈宗瀚

责任编辑: 余 玲

特约编辑: 王晓梵 程忆南 李小敏 马晓茹

装帧设计: 翁 涌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
黄山书社 (<http://www.hsbook.cn>)

(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: 230071)

印 刷: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7.75

字 数: 405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60.00 元 (全三册)

沈宗瀚自述

《沈宗瀚自述》原书影（胡适题）



本书作者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1924 年作者摄于康奈尔大学



1951年作者重游康奈尔大学留影

克難苦學記序

胡

適

沈宗翰先生的「克難苦學記」是近四十年來出版的許多自傳之中最有趣味，最能發人深省的一本自傳。這書在海外收到他寄贈的一冊，當日下午取一覽，氣讀完了，就寫信去恭賀他這一本自傳的成功。果然，他的第一版很快的賣完了，現在就要再版。修改再版，沈先生要我寫一篇短序，我多不敢推辭。

出 版 说 明

沈宗瀚先生是世界知名农学家。他出生于南方一个耕读世家，从1913年学农直到1980年仙逝，毕生的心血都贡献给了中国农业，他的这部自述一生的文学传记，几乎可以当做“20世纪中国农业发展史”来读。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天翻地覆，但中国农业如同日月经天、江河行地，始终与国计民生紧密关联。因此，一部由农业科学大师兼及农业行政专家亲笔写实的《沈宗瀚自述》，一方面具备史料的纯金含量，另一方面也兼有一定的镜鉴作用，这是我们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的初衷。至于沈先生治学研究中的丰富经验，三农问题上的精辟见解，处世做人方方面面的高尚品质……读者从字里行间显而易见，就不在话下了。

本书编辑工作所依据的底本，是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由《克难苦学记》《中年自述》《晚年自述》集成一部的同名书。集成书的总序和总跋各两篇，以及原本三书的序言（计六篇），本书悉数收进（其中有胡适先生两序，但原本所附之手迹影印页未取）。本书仿照原本同时设有“总目录”和分册目录，但梳理编目时对若干重复或琐细的篇名做了删节。

《自述》原本为竖排版，本书改横排版时对繁体字予以简化，异体字予以规范，异形字大致统一，疏误字尽量复原。

本书对原本各姓氏译名、各地理译名，予以原译保留；对原本中计量用词及单位名词从否某种标准，原本中书名采用何种符号（用引号或不用任何标点），均亦不做编辑处理。

本书对原本中由于作者政治立场问题的多处不宜语句做了删除。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原本中对台湾省所称“中国”“我国”“中央”，及其政治机构、职务名称等等，本书在不影响原著资料价值的前提下也做了技术处理。

作者沈宗瀚先生信仰基督教，“学道信道乐道”，“供人用人容人”是他的座右铭，因此《自述》经常述及“基督教义”，例如他曾说“农民疾苦最深，余以宗教精神改良农业，做一个科学牧师”；本书对其不断涉及的宗教词句、段落等予以原貌保存。

虽然我们对本书进行了以上编辑加工，但其现存文字之意旨、观点等，也偶有不妥之处，不便一一说明，但并不代表我们认同其立场或言论，相信读者会一一甄别明鉴。

黄山书社

沈序

传记，包括自传在内，是一种兼具文学性与历史性的作品，而却比纯历史或纯文学都难写。纯文学是作者的自由创造，他可以虚构某些类型的人物，多种奇特的景色，和各样极复杂的故事，而从心所欲地加以组织，只要言之成理，便可成佳构。传记中的人与事都是真实的，不能随意使其戏剧化，要写得信雅动人，自是大难。纯历史是纪事的，只要作者能精于考证史料，便不难立论公允。传记以人为主，而知人贵在知心。故论事必须先明其意，观过必须能知其仁。但历来纪事之文有征可信者尚多，而论人之言则表里如一者甚少。谀墓之碑志，文过之日记，党同伐异之书札，出奴入主之论辩，诸如此类之所谓直接材料，俱须参众说而一一加以核证，方能知其情伪，定其真假。为人作传之第一步工作——鉴定材料——就这样的难，则动笔以后的情形可想而知了。作自传或自述，自然没有这种困扰，但却另有它的难处。（一）自己所极其珍惜的资料是否能为后人所同样重视，其为本人所舍去不录的又焉知不正是后人所急欲寻求的史料呢？这是取材之难。（二）描写穷困奋斗的经过易于感人，叙述成功的情形则很难着笔。因为敷陈详尽，则近乎自夸，过于含蓄则又嫌脱略。这是叙事之难。（三）作者的私生活当然不愿暴露，且认为这些都与世无关，实无公开之必要。因此老人欢聚常

有“此乐莫教儿辈觉”的安排。哪晓得这类行乐图不独可表现出人们真性情，而且正好展示出当时习俗风尚，确是传记中的上好资料咧！这是作自传时最难突破的一关。

如上所说，传记，包括自传的写作很难，但用处却极广。司马子长的不朽之作大部分用列传构成，而更以自序——即后世之所谓自传——终结全书。从此，官书私书莫不有传，然皆不如太史公所作之生动。宋明以后，独立成书之传与自序平生之传更是汗牛充栋，然而佳作甚少。更有人认为平凡的人值不得一写，有资格被人为之作传的不是尽善尽美的圣贤豪杰，便是全无人性的大奸巨慝。于是把传中人都刻画成一些略具形态毫无血肉的天神或妖魔。其作自传者则总要向立德立言两方面牵强附会，若曾入仕途，更必有功可纪；陈腔滥调，不独失去了历史价值，且毫无文学意味了。

近百年来，正当我国史传之学极为衰敝之时，西方史学却有长足的进展，传记作品亦随之突飞猛进，远过我国。因此有识之士，如丁在君、胡适之诸先生乃多方介绍欧美诸传记名著，而鼓吹国人致力于新式传记的写作。一时闻风兴起而从事于此类工作者颇不乏人。沈宗瀚先生所著之“克难苦学记”即为此时佳作之一。此后沈先生又陆续写了中年及晚年两种自述，均成为畅销一时之书。

沈先生今年满八十岁，特应朋辈之请，将三书编印为一巨册，名之曰“沈宗瀚自述”，以为退休之纪念。这三书中第一部是作者攻读农学的追述，第二部是他教授并研究农学的经过，第三部是他计划并执行新农业政策的情形。这种幼而学之，壮而行之，老而推广之的工作原是一贯的，时间也是连接的，故三书合一，毫无杂凑之嫌。况且沈先生之为人，毕生未曾改变过志趣，赤子之心，老而弥真，乐天之情，久而愈笃。所以他写最后一篇文章所用的笔调同他写最早一篇一样的灵活、流利，丝毫没有老年人气索笔涩的毛病，

使人读起来俨然是一气呵成的。因此我们无论是就它的内容说，抑是从它的笔调上看，都应视之为一整体的巨著。

在这本书里，沈先生自述了他将近八十年的经历。这八十年正是我“国”发生剧变的时期，政治由专制变为共和；社会由相当关闭的农业社会变为绝对开放的工业社会；民族由安土重迁的生活发生大规模转徙以至散播到全世界；教育由遍地文盲变得普及全民；国际地位由次殖民地变成四强之一；文化经过空前未有的浩劫而露出即将普照大地的曙光。凡此种种，有的是作者亲眼看到的，有的是他亲身感受到的，有的是他亲自参加过的，他写的自然是万分真切。这自然只是大时代中的一部分，但是若能举一反三，是不难由管中所见之一斑而推想出一个全豹的，所以我们不妨把这本自述当作我“国”近八十年来现代化的简史看。

我“国”从三代起便以农田水利奠定国本缔造文化，历数千年以至今日仍是以农业培育工业而复用工业推进农业。农经政策的周详切实，与农业技术的日新又新，使我们在这山多田少，土瘠人多的岛上，不特食粮有余，而且能以农耕技术协助许多开发中的国家，使我饥溺为怀的民族仁泽广被西亚、南美以及非洲。这伟大成就有好些是作者策划推行的。我们从他那些谨慎平实的叙述中可以晓得一个大概。对于近五十年来我“国”农业进步与农村改变的情形，也可以得到一种有系统的概念。

天下本来就没有经常侥幸的人，也极少徒劳无功的事。尤其是近五十年来社会丕变，已无“世胄蹑高位，英俊沉下僚”的事情。任何人只要能奋发精进，总可有所成就，出人头地。此书中的主人翁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例子。他自幼至老，不断地和险恶的环境奋斗，和落后的习俗奋斗，和为害国家的恶势力奋斗，和首鼠两端的外国政客奋斗。始终不心灰、不气馁、不自满、不懈怠、不躁进、不因

循，总是脚踏实地，循序渐进，日积月累地使其理想实现，事业成功。这是青年人最好的榜样，他们应视此书为励志之作。

沈先生为学治事的精神与态度总是很庄敬谨严，但他在图书室和办公厅外，却极为和易近人。他家庭中充满了倡随的乐趣，孝慈的气氛，恰合乎儒家的理想生活。其处世接物，则和光同尘而常自处于才与不才之间，又极富有老庄的修养。总之，他平生率性而行，均合情理，因而在“自述”中敢于自信事无不可对人言而把它一一写出。诸如他“自公退食”后之闲情逸致，与朋辈游燕时之清谈雅谑，以及他教子之有方，择婿之审慎，大而能不为高官所动心，小则可为练拳而下苦功；这种种流露出真性情的言行举止，都能写得“婉而成章”，“尽而不污”，令人读之，大有重温“世说新语”的韵味，这是师论语乡党篇的用意。真可谓取法乎上了！

宗瀚先生与予曾结车笠之交，时敦翰墨之谊，在此书付印前，先以稿相视而嘱为之序。予义不能辞，因直写评介之语于其卷首。读者得无讥我为佛头着粪耶！

沈刚伯
一九七五年六月

自序

本书是“克难苦学记”、“中年自述”及“晚年自述”三书的合订，名为“沈宗瀚自述”。从此书可以看出八十年来的时代大变迁，由前清而民国而抗战而迁来台湾，使我不得不“与世推移”而数度调整我的思想学业与工作。

余生于前清光绪廿一年乙未（西历一八九五年），家贫，耕读为生。幼时，父亲与伯父先后教我四书五经与作文，如在科举时代，由此就可应试求取功名。但那时科举废学校兴，十五岁进诚意高小学校读书，父亲不能供给学膳费，幸我考试尚好，得列为优秀清寒学生，免缴学膳费。

在高小读书时，除功课外，我喜欢王阳明、黄梨洲、曾国藩等文章，启发我知行合一与立德立功立言的思想。十七岁起记日记，自省每日思想言行。又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及上海神州日报，激起我爱国热忱。次年（辛亥）武昌起义，杭州光复，我离校试投杭州学生军，因体格不合而失望回校。

民国元年冬高小毕业，次年（民国二年）一月浙江省立农业中等学校在杭州招生，规定每班前二名学生可免学膳杂费，我穷，想得免费，且从幼帮助农事很有兴趣，遂投考入学，开始学农。

民国三年十二月我离浙江农校，去北京农业专门学校，筹借旅

费与学膳宿费极苦，幸以后考试列第二名，免缴学费过了难关。

幼年听大哥讲基督教义，北平读书时，向徐宝谦先生领教甚多。民国八年在北平教书，领洗入教。从此我日常祷告读经，在思想与精神上受益无穷。当时北平为新文化运动中心，有若干马克思主义者宣传唯物史观与无神论，我笃信教义，未尝动摇。

民国九年四月我辞北平教书月收八十银元的好事，而去湖南常德种棉，月仅二十元。当时北平生活安适，湖南军事混乱，由于宗教的热忱与实地改良棉花的志趣，冒险前往，是我服务农业的开始。

自民国七年北农毕业后，我考试留美未取，至十二年以自己储蓄及借款筹足一年费用，去美读书，次年起获得奖学金，完成我的博士学位。

民国十六年自美归国，任教金陵大学，教书研究极感兴趣，教书可以训练人才，改进农业，研究可以改良品种，增加产量。以后我兼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小麦改良工作，设计推行全国小麦产销改进计划，颇为顺利。惜好景不常，二十六年抗战西迁，任中农所副所长，放弃教书研究，转任行政设计协调工作，致力后方粮食增产。这是我农业工作的转换点。三十七年任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委员，研究设计与协调台湾农业发展并促进国际农业技术合作。近十年来，余研究倡导台湾小农经营之企业化与机械化，以提高其生产效率与收益，并配合工商业之发展。

我的著作是根据我的思想研究与工作经验而写。在金大时以小麦遗传育种为主，在中农所时以全国粮食增产与自给为主，在农复会时以台湾农业发展为主，自民国九年至一九七五年，计中英文著作二百九十五篇，中文农书三册，英文农书三册，中文自述三册，主编中英文农书各一册。从我的写作可以略知我“国”近代农业的发展。

我自赴美就学起，深感科学进步，各人研究分门别类，愈来愈细，其研究成果亦愈深愈狭，必须各方配合集思广益，始能集大成，而使农民得到科学的实惠。故在金陵大学时，我得植物病理组协助，育成抗病丰产的“金大二九〇五”小麦；在中央农业实验所时，设计推行全国小麦改良之协调合作计划，以增加工作效率；在抗日战争时力谋中央与各省协调，分层负责，以增加粮食生产；来台后，设计推行农业四年计划，促进地方上下贯通左右联系。近十年来台湾工商业发展甚速，农工业收入差异甚大，我更信农工并重，相辅相成，始能达到社会经济之健全发展。

我任教金陵大学十一年，任职中农所十七年，农复会二十五年。中农所与农复会是我参加创设的。我不愿多换工作，因信工作熟能生巧，久而见效，尤以农业为然，同事亦是愈久相知愈深，而合作愈易。国外机构曾邀我任职，在台亦曾两次得到调任其他要职的机会，我均婉谢未就。但为创造新事业，则不畏难，不灰心。一九六四年我参加筹设亚洲蔬菜研究发展中心，与美国、日本、泰国、菲律宾、韩国、越南等政府洽商，经八年之久，至一九七一年始得在台湾成立，我被选为理事会主席，现已成为国际第一流学术机构，以改进世界人类营养，增加农民收益，并打击孤立台湾之计。

民国以来，战乱时多，安定时少，历经艰苦，成败互见，深信努力耕耘必有收获，纵有时因台风豪雨、霜灾虫害而告歉收，然已尽其在我，于心安矣。

最后我特别感谢沈刚伯先生患眼疾写字不便时赐写序言、姚朋与刘绍唐二先生赐跋的盛情。封面题字，绍唐兄坚嘱我自写，以资纪念。我虽不擅于书法，也只好遵照他的意思，不计拙劣了。

沈宗瀚
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九日台北